

星期天夜光杯

阿朵 一位非遗音乐人

◆ 朱光

新民晚报的读者

天生傲骨 鼓舞 2025

阿朵

“所有人都认为我在舞台剧《天生傲骨》里会去演叶子，没人想到我演的是阿婆”。从中国初代唱跳女歌手到苗族鼓舞非遗传承人，也没人想到阿朵再次出现在观众面前，成了身兼舞台剧编剧、导演、主演三职的戏剧人。这个周末，《天生傲骨》在西岸大剧院上演。“我是我所是，因为我天生就是”，是该剧的核心台词，也是阿朵要对每一位观众说的话。一路走来，她也是这么鼓舞自己的。早期职业生涯中，她几乎没有“同行”；但是自从“回归”湘西、学习鼓舞之后，她有了“同行者”。在准备演出的间隙，她接受了新民晚报的独家专访。



成为苗族鼓舞非遗传承人，对于阿朵而言，算是“回归”。她的家乡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。“2012年，我退圈了一阵子，回到家乡，回到原生态的状态和老家的人在一起。”她从小看他们打鼓时，并没有特别的感受，但是在历经中国流行乐坛的起起伏伏，在“自己卷自己”多年之后，她再看到他们打鼓，“就像是人走了一大圈之后，才发现自家阳台上的花，最美。”于是，她还是跟随 80 多岁的苗族鼓舞老师洪富强学鼓。

自家阳台上的花最美

一开始对方并不当真，“人家觉得这小姑娘好像还是明星，看起来细皮嫩肉的，吃不了两天苦。”初学阶段，阿朵确实把自己搞得浑身淤青：“一上来打鼓的劲道，很难控制轻重，姿势也不一定到位，一不当心就挫伤、砸伤手、脸等地方。”她打了一年多。直到有一天，洪师傅问：“你可以去试试做非遗传承人。”她更来劲了，找了和她一起打鼓的姐妹们成立了一个团，名为“苗鼓十三姨”——这些女性来自各行各业，有茶农、保安、警察、全职妈妈……

于是，阿朵发现，“苗族鼓舞有着更多的可能性，需要被年轻人热爱”，能推动这一点的人不多，他(她)需要：具备这方面的知识，又有能力和决心，还需要社会影响力”。加之洪师傅年事已高，一直感叹：“我自己一个人没有办法把苗族鼓舞带得更远”——于是，她就想到了：自己。接着，她还考虑，成团表演就需要“剧场之外的观赏性”，而不是纯粹农耕时代的户外展示。为了扩大苗族鼓舞的影响力，她又自深山回到了北京。

2

打着鼓然后长出骨头

阿朵始终在思考自己的定位，处事理性，为人感性。“在台上，我是‘十三姨’的师傅，我可能打得更创新，更衍生出一些新手法；在台下，‘十三姨’里的其他人都是我的师傅，她们更符合传统的标准。”阿朵觉得，“这就是——传承。”

在深山里的 5 年，治愈了阿朵在流行歌坛里受的伤——很长一段时间里，她对自己提出高要求：“我是既能唱又能跳，还要自己创作歌曲的人。”在这一阶段里，她没有“同行”的意思是：“我同类竞争对手都是国际大腕儿。”确实，时至今日，中国流行音乐领域的女唱作人中，依然很少有可以同时兼在歌、舞、创作三个领域具备高水准的艺人，无论男女。因而，超负荷的工作量，终于让她在 2012 年大病一场，胸痛难忍，最后感觉被抽空了的她，归隐山林，汲取了自然、民族、家乡的力量，才逐渐复苏。

关注少数民族音乐舞蹈和非遗项目，创建“生养之地”厂牌，签约苗族情歌传承人、苗族芦笙传承人、湘西水腔传承人、布依族歌王、纳西族歌手等。他们的重量级作品，就是 2021 年推出的音乐专辑《天生傲骨》。这是一张世界音乐风格的专辑，原始的鼓舞被赋予了当代的节奏和电子音乐的配器，歌词充满自信：“我是天生；我是天上盛开的梅花朵”——这也可以当作舞台剧《天生傲骨》的“前奏”。

“我们打鼓，打着打着——长出了骨头。这就是如今的《天生傲骨》。”阿朵说着，眼波流转中泛着光。



3

我是叶子我也是花朵

阿朵很坦诚：“所有创作者、任何艺术家，一定是从自己最亲历的感受出发，呈现出最有血有肉的灵魂。”“每一部作品”，她停顿了一下，“都是——灰烬重生的作品。”

“阿朵”这个名字是苗族、土家族地区女孩子很常用的名字：“就像是藏族女孩会取名‘尼玛’，我们苗族、土家族的女孩子都是各种‘朵’——我是叶子，我也是花儿。”阿朵说，“我可以是主角，我也可以是配角。”

叶子，是舞台剧《天生傲骨》的女主角。她在回顾自己的人生经历时，如何从深山奔向城市，如何在城市搬砖时不适应，又在梦境中与阿婆重逢。叶子往来于都市与山间，感受到都市斑斓与竞争压力，也享受乡村神秘与山花绚丽。剧中，叶子与身穿苗族灿烂服饰的阿婆的对唱，最为撼动人心。叶子的稚嫩嗓音与阿婆充满历练的表现力形成岁月积淀的对比，悬在她俩头顶的枯枝有着猎豹的造型——能量蕴含在大自然间，也蕴藏在女性的心底。

“这是一部有关女性成长的舞台剧，”阿朵表示，“叶子也未必是花朵的配角，都是天生傲骨——那就是你相信你所是，你天生就是。”

“该剧的上半场，是问；下半场，是答；所以只看半场会找不到答案。”阿朵作为编剧、导演和主演，每天都在耗尽心力。其中 98% 的歌曲都是她创作的。从萌生制作舞台剧这个念头，到如今上演，中间花费了 8 年。真正剧组集结是半年前，“初创团队有 100 多人，剧组成立后也有 50 多人，其中包括 5 位非遗传承人。舞台演出涉及 20 多种非遗项目。”她把原生态非遗项目编成舞台剧的过程，说得很简约：“这就好比做融合创新菜，这里、那里，多放多少花椒、辣椒……”

追问之下，她才举例：“我会待在人家家里不走，直到我们找到最合适的表达方式。”《等待的新娘》这一片段，展示了历经 71 次错过，终于在第 72 次才会合的青年夫妻的故事。这首民族歌曲的编配，阿朵找了 3 位音乐人，每个人都制作了 8 个版本，亦即阿朵是从 24 个版本的编曲里择一选用的，以至于有人问：“你是不是什么难干就干什么？”“我不是故意的，艺术的胃口，是会越来越大的。”她“辩解”道。《天生傲骨》一直找不到阿婆这个角色扮演者——她要“睿智、调皮、叛逆”。最终，阿朵说，那就我上吧！“为了这出剧，我也‘熬’成了婆。”

阿朵甚至为此“发明”了一个新概念：“未来民族美学。”“一般人想到‘民族艺术’，就会本能地想到‘这是爸妈那一辈的东西’或者简单一个字‘土’；但是我觉得不是‘土’而是‘酷’——世界是个圆，如果我们走到未来，也会发现原来终点就是起点。”她乐于去做“文化的翻译者”。

她深切地感受到过去自己的“竞争者”是“国际大腕儿”，也意味着自己追求的都是“舶来品”，是“瞬时的潮流”，是表面的、一时的绚丽。“我当时对自身内外的价值都很模糊，远远没有达到如今对自己的要求。”阿朵对当前的自己尚且满意，“我还没有自由到可以动用更多的资金，把《天生傲骨》完全打磨，但是我还是希望大家看到这部剧之后是受益的。”目前，该剧自上海西岸大剧院开启中国巡演，接下来还将去北京、深圳等地巡演 9 场。

阿朵想用四个字形容“未来民族美学”：守正创新。在这条路上，作为以非遗音乐为元素的创作人，她依然没有同行，但是有人同行——这就是《天生傲骨》这个剧组：“我是我所是，因为我天生就是。”



扫码看视频